

## 江花

## · 行吟

A13

## 凤凰,走近了,又远了

■文/张红霞

第一次张家界之行,因为未到凤凰古城,总觉得是不圆满的,觉得自己错失了一次真正走近沈从文、走进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最好机会。

机会有时很吝啬,有时却又很慷慨。我因缘再去湖南,二到张家界,整个行程和第一次差不多,但却多了一个凤凰古城。私心认为我和凤凰真是有缘的,一路上心里都在隐隐地期待,那里的傩送还是那样英俊多情吗?那里的翠翠还是那般美丽纯真吗?那里的男女相恋如今还是要“走车路”请媒人提亲或者“走马路”用山歌打动情人吗?

作为一名喜欢沈从文文字的语文教师,对于沈从文笔下的沅江、吊脚楼以及那神秘的湘西世界有着莫名的向往。然而,越喜欢的东西越担心它容易遭破坏,多年前,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<边城>——寂寞的果实》的文章。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:在没有人提及“人性”的年代,《边城》的出现是一个异数,她是人性的沙丘上一株柔弱的小花,固然美丽,却无人敢叫好,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时候,美丽和拥有美丽也同样意味着危险的临近;而在今日,人们看到了他笔下“湘西世界”的原始和淳朴,“沈从文红了”,人们涌向凤凰这

座寂寞的山城,去看“水手”和“吊脚楼”,看河流上的“翠翠”。《边城》成了时髦的旗帜,被摆在书店最显眼最明亮的橱窗上。这让热爱沈从文先生的人,不知是应该为他高兴,还是应该为此担心。

不过,担忧也罢,激动也罢,当旅游大巴行驶在前往凤凰古城的林荫小道上时,我心里的高兴还是难以言表,耳边似乎响起了田园牧歌似的背景音乐,内心充满着乡土情怀。据导游说这是从张家界到凤凰的唯一一条路,有点颠簸,有“人在车里跳,车在路上跳”之说,但其实没那么恐怖,只是弯多,路窄。走了一半,发生路堵了,我在心里戏言,朝圣的路从来都是这样艰难曲折的。

汽车摇摇晃晃开了五六个小时,终于,垂暮时分,凤凰古城用沅河两岸璀璨的灯火迎接了我们,让一车人发出了阵阵欢呼。品尝了当地盛名的血粑鸭,尽管非常疲惫,我和几位老师还是急匆匆地去感受沈从文笔下“新鲜的颜色,新鲜的声音,新鲜的气味”了。

夜晚的古城在丝绒般黑色的包裹下显得那样宁静而神秘,沅江以它亘古不变的方式静默流淌,两岸的吊脚楼在红灯笼的晦

暗迷离中散发着迷人的风情,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象那里是否住着等待水手归来的女子。夜晚的凤凰是美的,然而也是惊人的拥挤和喧嚣。各种看着或神秘或有文化气息的标志最终都指向某个酒吧,好几次在沅江边逼仄曲折的小巷里走着,想找一个亲近沅江的去处,不料走到尽头,还是酒吧。沅江已经成了酒吧遥远的一点背景,只能远观了。

古城在被消费着,也在被复制着。白天的古城,缺少了黑夜的遮掩,凤凰古城除了外在的一些质朴厚重的建筑,和我刚去的鼓浪屿没有太大的不同,一样的商业气息,一样的许多看似后现代的文化小店,一样的招揽生意的方式。

在凤凰的这样的生苗区,我特别好奇今天的苗族人怎样生活,又怎样适应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喧嚣凤凰。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,我知道我看到的凤凰古城并不是全部,而只是作为景区的古城,我渴望看到那种有湘西味道和苗族气息的东西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我看到两个穿苗族服装的老妇人,一个穿着藏青斜襟褂子,拿着一只像祥林嫂拿过的破碗,空的,到处向人乞讨;另一个则穿着稍艳一点的苗族服装,鬓角插着一枝花,给来

往的游客们展示着她的年龄来说已经是高难度的动作,她的脚边,是一个漂亮的碗,里面飘着散落的一元纸币(在凤凰古城里,一元的硬币据说是打发叫花子的)。

我想起了沈从文的叹息:乡下人都到哪去了呢?是啊,真正的苗族人、苗族文化、苗族生活都到哪里去了呢?难道,在今天的商业文化中,他们只能扮演乞讨或行为艺术的角色吗?

感觉这样的凤凰古城来一次也就足够了,我还是在《沈从文集》里,继续寻找湘西的那一份神秘吧。有意思的是,摆脱不了语文老师的那点酸腐气,我在沈从文故居买了《从文自传》和金介甫的《沈从文传》。看到上面有那几个“从文故居”的章,我像所有临走前总要买点什么东西的游客一样,因为终于有了来过一趟凤凰的凭证而感到踏实,在回家的路上,就把《从文自传》读完了。在书里,我终于真正到了凤凰。

苔痕  
tai hen ji yin



## 随缘人生

■文/杨悦

不知不觉,人生将走过二十六载,若放在从前以六十花甲计算,这一过已近半生,回想起来却如黄粱一梦,弹指一挥间,能道之事寥寥,不禁歛噓光阴虚度。

这萧瑟西风让我的思绪纷乱陈杂,抑或是事业和生活都到了低谷,所以感慨良多。如果这就是人生的断章,我该如何插上翅膀?人生,又该如何去过?智者说随缘也。

何为随?顺其自然,不怨恨,不躁进,不过度,不强求,把握机缘,不悲观,不刻板,不慌乱,不忘形。眉间放一字宽,看一段人世风光,谁不是把悲喜在尝?随时一份达观,一份洒脱,人生亦是乐哉。

何为缘?世间万物皆有相随、相遇、相知、相乐的可能。万物因缘生,万物因缘灭。有缘既往无缘去,一任清风送白云。人生有所求,求而得之,我之所喜;求而不得,我亦无忧。以“入世”的心态去耕耘,以“出世”的心态去收获。

现实生活中,人们常把随缘挂在口头,却往往是消极的,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,内心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洒脱,做到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”人生虽多变迁,然而,以随缘的心态包容世间万变,生活的道路无论坎坷或是畅达,心中总会拥有一片祥和宁静。

## 水之境界

■文/马稼春

水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了。水的本质清明宁静,从来不受任何外来物的影响,它的物理化学性质极为稳定:无色、无味、透明。它在急速运行时可以混杂夹带着泥沙砾石,一旦停下来,就慢慢澄清了,它可以包容很多的无机盐和矿物质,但当它升华(蒸发)的时候,它又回归到本身的纯净。

无论东西南北,无论直行蜿蜒,水只有一个大方向,自然地由高处流往低处,宽,可以数十里,窄,可以几米,可以在地上走,也可以在地下走,自然地汇集于一处……

水的功能是最多的。它可以滋润,可以溶解,可以清洗,可以冲刷。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,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,没有什么能超过它。水对任何物体都是“仁爱”的,瓦砾和宝玉,都可以跟着它一起去旅行,大树和小草,它都愿意去滋润。

水的声音是天地间最美妙的声音,可以是春雨式的“润物细无声”,是小溪的“潺潺”,是河流的“哗哗”,是大海的呼啸,听其声便可知其形。

水尽管不停地由高处流往低处,但是没有哪一刻停止过自身的升华,最后它又以一种崭新的、更为纯净的形态遨游于蓝天,那就是白云——没有

任何人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它。

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中说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意思是说,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,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,处于众人所不注意地方或者细微的地方,所以是最接近道的。上善若水,从善如流,如水人生,随缘而安。

水对我们的启迪如此丰厚广博,趋下避高是一种谦逊,洗涤污垢是一种奉献,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,刚柔相济是一种能力,奔流到海是一种追求,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。

逝者如斯夫,人的一生何尝不像流水,蓦然回首,不意老眼昏花,已入晚境,怎不感叹珍惜光阴的重要呢?

做人应该像水一样,能适应任何环境,就像水一样,能包容万物,本身却非常的纯净。

做人应该像水一样,水,动中有静,静中有动,一切都是因为它柔美、滋润。

做人应该像水一样,要有极大的可塑性。因为水性柔而能变形。在海洋中是海洋之形,在江河中是江河之形,在杯盘中是杯盘之形,在瓶罐中是瓶罐之形。

做人应该像水一样,至柔之中又有至刚、至净、能容、能大的胸襟和气度。